

本草思辨录

清·周岩著



本草思辨录

清·周岩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草思辨录》为清末周岩所著。全书分四卷，共载常用药物近130种，按《本草纲目》编次排列，在对每一味药物的性能和在临证中的应用，主要根据《伤寒论》和《金匱要略方论》二书的记载加以解说，同时，作者还博引历代名家之注解详加阐述，凡有异议处，都一一加以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此书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掌握这些药物的性能和运用，而且还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伤寒论》和《金匱要略方论》这两部经典著作的用药精义。

由于本书偏重于中药性味、归经理论的思辨，所以对于深入学习和研究中药的临证应用，是一本较为实用的读物。

本 草 思 辨 录

清·周 岩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10号)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5 $\frac{1}{4}$ 印张 114千字

196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82年8月第1版第3次印刷

印数：11,901—57,400

统一书号：14048·2109 定价：0.56元

自叙

医可易言乎哉。在圣门曰小道，在史家曰方伎。顾所谓小道者，特视大学之道，位天地育万物为小焉耳。神圣作之于前，贤哲述之于后。李唐而降，斯道寢微。非实有至精至神，方可与斯之一境，胡为史册所载，代不数人，若仓公、扁鹊、华元化一流，则更无代兴而特起。江氏良庭有云：孔子圣无不通，焉有不知医者。自臚执手，切其脉也，而孔子教人游艺，如礼记疏所称夫子脉诀，卒未闻传之其人，岂真以方伎而贱之，盖其慎也。忆余幼时曾以春温误服麻黄，致举室怔营。迨咸丰丙辰，以副车入贄为比部主事，留滞京邸，又以寒痢为医投凉剂而误。更医复然，危状迭见。赖友人检方书鉴前弊而拯之，得以无虞。余于是始有志于医。恒诣厂肆购书，置之几案，朝夕披览，虽至困甚，亦冀鬼神来告，不悟彻不已。久之为人疗病，时或幸中，谬窃虚誉。然自甲子改官邑令，所宰晋祁皖舒，皆地当孔道，差务络绎，又不用门丁一人，事无巨细，靡不亲裁，计束医书高阁者，凡十八年。洎壬午调任盱眙，自分无治剧才，甫捧檄，即乞疾而归，戢影蓬门，无以遣日，则复取群籍，研求加邃。乃喟然曰：余向之于医，犹门外汉耳，今其或者可与入门矣。夫学问之道，不外致知力行两端，医何独不然。致知之书，如素问、灵枢、本草经尚矣。而伤寒论、金匱要略，则又南阳先师本致知以为力行之书，灵素本经，悉括其中。学者能即是而寝馈笃好之，积以岁月，真可引伸触长，施用无穷，然而谈何易也。人知辨证之难，甚于辨药，孰知方之不效，由于不识证者半，由于不识药者亦半。证识矣而药不当，

非特不效，抑且貽害。窃怪古来注仲圣书者，无虑数十百家，独于方解，鲜精确澄彻。其故在本草之学，自来多不深求。识本草如是，遂视方义亦当如是。于古人因证施治之微旨，去而千里矣。读仲圣书而不先辨本草，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夫辨本草者，医学之始基，实致知之止境，圣人列明辨于学问思之后，其功自非易致。庸劣如余，何足语此。然而遐轨勉躐，乐岂辞疲，秉烛之明，岁有增益。自戊戌春有六气感证要义之刻，嗣于药用有心得者，即征诸方，方义有见及者，并印以药。弗明弗措，惟竭吾才。今又六更裘葛，取所著稽之，得药百二十八味，聊依纲目编次，厘为四卷。大抵援据仲圣两书，而间附以他说他药，随手札记，殊无体例。余老矣，值时局之艰虞，念儒冠之多误，是惟弓冶，可得蝉嫣。爰命孙儿智浚，录付剞劂，以垂来许，并问世焉。若云臧否人物，以自表异，斯医工之故习，而非余之所敢蹈尔。

光緒三十年甲辰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岩自叙于微尚室，时年七十有三。

出版者的话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为了继承发扬这份文化遗产,过去我社影印、排印出版了一批历代中医典籍。由于当时发行数量较少,以后又很少重印,许多书在社会上早已很难看到了。

随着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临床、教学、科研人员要求阅读历代医学原著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满足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需要,遵照卫生部关于有计划地整理出版中医药古籍的指示精神,我社特选择历代有代表性的中医名著,进行校勘、句读,出版发行。

应该指出,历代中医古书中,有些现代科学尚不能解释的问题,或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夹杂了一些不当的内容,希望读者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认真研究它的理论和经验,用科学方法进行整理和提高,发掘宝藏,吸取精华,推动中医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卫生出版社

目 录

绪说……………(1)

卷一

石膏……………(15)

赤石脂……………(19)

消石 芒消……………(20)

甘草……………(22)

黄芪……………(25)

人参……………(29)

沙参……………(33)

桔梗……………(34)

知母……………(35)

白术……………(36)

黄连……………(41)

黄芩……………(43)

柴胡……………(44)

白藓皮……………(45)

龙胆……………(46)

芍药……………(46)

牡丹……………(48)

卷二

木香……………(50)

补骨脂……………(50)

姜黄 郁金……………(51)

荆芥……………(51)

薄荷……………(51)

青蒿……………(52)

夏枯草……………(52)

漏芦……………(53)

麻黄……………(54)

麦门冬……………(58)

瞿麦……………(59)

葶苈……………(59)

车前子……………(60)

扁蓄……………(60)

大黄……………(61)

附子 天雄 乌头……………(63)

半夏……………(66)

菟花……………(67)

菟丝子……………(67)

五味子……………(68)

栝蒌根 栝蒌实……………(69)

葛根……………(70)

何首乌……………(71)

草薢……………(72)

防己……………(72)

泽泻……………(73)

菖蒲……………(74)

水萍……………(75)

石斛……………(75)

骨碎补……………(76)

胡麻……………(77)

大麻仁……………(77)

粳米……………(77)

薏苡仁……………(78)

绿豆……………(82)

扁豆 扁豆叶……………(82)

淡豆豉	(83)
饴糖	(85)
韭 韭子	(86)
葱白	(87)

卷三

薤白	(88)
生姜	(88)
干姜	(90)
苦瓠	(92)
桑耳	(93)
杏仁	(93)
乌梅	(97)
桃仁	(99)
大枣	(100)
木瓜	(105)
枇杷叶	(106)
蜀椒	(106)
吴茱萸	(107)
藕 鸡头实	(109)
柏实	(110)
桂枝	(110)

卷四

沉香	(128)
乌药	(128)
黄蘗	(128)
厚朴	(129)
杜仲	(130)
楝实	(130)
皂荚 皂荚子	(131)
诃黎勒	(131)
桑根白皮	(132)
楮实	(132)
枳实	(133)

枳壳	(134)
梔子	(134)
酸枣仁	(135)
山茱萸	(136)
女贞实	(136)
卫矛	(136)
五加皮	(137)
枸杞	(137)
蔓荆实	(138)
茯苓	(139)
猪苓	(142)
竹茹	(143)
蜂蜜	(143)
白僵蚕	(144)
水蛭	(144)
蛭螭	(147)
龙骨	(147)
龙齿	(147)
鲛鲤甲	(148)
乌贼鱼骨	(148)
龟甲	(148)
鳖甲 牡蛎	(149)
文蛤	(150)
鸡矢白 鸡子白 鸡 子黄	(151)
猪胆汁	(151)
猪肤	(153)
羊肉	(153)
阿胶	(154)
犀角	(155)
两头尖	(158)
乱发	(159)
人尿	(159)

绪 说

本草思辨录甫授梓，适有客以彼都近事医会相告，窃不自揆，为发其藪，而余夙尝欲辨不果者，至是亦纵言及之，名之曰绪说，列为卷首，欲学者知审择端趋向也。

医虽艺术，而深诣甚难。西医挟形质之说，蔑视我中医，而中医之厌苦其难者，得彼说则大喜，相与扬西而抑中。不思古圣垂示气化，实由洞明形质；而西医解剖形质，何从窥见气化。故西医之在中国，能疗内证大证为遐迹传颂者，不少概见。乃求医者并不竞慕乎西，而业医者反欲自弃其学。今且狂澜特起，有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南阳先师伤寒论、金匱要略，为谬、为荒诞、为羌无故实者矣。此等妄谈，岂足撼数千载而上悬诸日月不刊之圣经，而独惜夫相将入火坑者之甘为众盲也。

素问九卷，有王太仆补足者一卷。灵枢一经，或疑即王氏窃取素问为之。近人何西池，尝静坐数息，每刻约得二百四十息，以灵枢日夜计一万三千五百息为不经。此类固间有伪托，灵不如素，难经又不如灵素，要在人分别观之；而其中渊理不可思议，体之人而实万无不验者，已数千载奉之为圭臬，岂癖嗜耶，抑别有所希耶。非人愚而我独智，盖彰彰明矣。今不商量加遽，而徒以风会所趋，创为丧心病狂之举，诚世道之隐忧，可为太息者矣。

伤寒论、金匱要略，直可上拟圣经，不当与诸医书同论。医书汗牛充栋，大抵下驷十之七，中驷十之二，上驷十之一。上中驷之书，无不由研求内经与仲圣书而出。今贱中医

贵西医，而治病则仍以中医，上中驷之书，已为彼所唾弃，其将于下驷书求进步乎，必不能矣。

医家故习，每好议前人之失，而已亦不能无失。然皆其人勇于卫道，矫枉过正，或隐奥之义，所见不同者有之；未有毫无学问，医亦走方者流，因得见脏腑，遂谓道即在是，敢以无理之诟争，上侮古帝昔圣，如著医林改错之王清任者，可谓谬妄之至矣。试历举而论之：第一篇脏腑记叙，开口即以宋元人脏腑图论，与内经混驳一番。脏腑图论原不足取，乃其与内经并举，概称古人，其胸中无黑白可知。谓古人错误者不一而足，而不言其所以错误。忽指称灵枢曰，手少阴三焦主乎上，足太阳三焦主乎下，而灵枢实无其文。尤可笑者，谓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岐伯鬼臾区，故名素问。尤可忿者，谓二公如知之的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妄对，遗祸后世。庄子有言：哀莫大于心死。其殆言未出而心先死者歟！第二篇会厌左气门右气门卫总管荣总管气府血府记，按此篇记其所见，不为不详。谓出气入气吐痰饮津涎，与肺毫无干涉，古人误以咳嗽等证为肺病。肺管两旁，有左右气门两管，下至肺管前半截处，归并一根入心。从心左后下行至肺左，过肺入脊，复下行至卫总管。卫总管有对背心两管，有对腰两管，有腰下两管，腰上对脊正中，有十一短管，痰饮在管中，由管中之气上攻行过心，由肺管前出左右气门，接卫总管之下。气管之多如是，痰饮究从何管上至两气门，何者从左出，何者从右出，其不言者，是仍不知也。谓卫总管俗名腰管，腰上长两管，一管通气府，气府是抱小肠存元气之物。元气即火，元气足则食易化，虚则难化。然则元气在小肠外，能化小肠内之食。气管在肺外，肺不能化气管内之痰饮，有是理耶。经言脏者藏

精气而不泻，惟肺管清虚，故能运管外之痰饮，否则肺管已为痰饮塞满，何问痰饮。清任不知此理，宜其以肺为无用之死脏也。第三篇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记，接第一篇饮食由小肠化粪一段，宜并入此篇。与第四篇脑髓说，余俱有论列下。第五篇气血合脉说，人之有脉，与脉之可以验病，断不出内难经所言。清任谓人身气管出气，血管藏血。脉从气出，无与血事。手腕肉厚者脉短，薄者脉长。大小者虚实之分，急慢者寒火之分。不知气与血若不相贯，则人为呆物；脉非指下难明，则人皆知医。又谓古人论脉二十七字，余不肯深说者，非谓古人无容足之地，恐后人对证无谈脉之言。此冀掩其短而适自暴其短，书中证治数十条，所以无一字言脉也。第六篇心无血说，西医谓心内有左右四房，皆有管窍，为生血回血之用，正与内经说合。而清任以心为气出入之路，其中无血。又云猪心刺破，则腔子内血，流入于心；不刺破之心，内并无血。是以盆盎之盛水比心。心非腑，焉能盛血。清任于图内肝下亦注绝不能藏血五字。古书岂得呆看，经不又云脾藏肉乎，吾知清任必更骇之矣。卷末附辨方效经错之源，论血化为汗之误一篇。仲圣麻黄桂枝两汤，清任改其文为麻黄汤治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干呕、无汗，桂枝汤治证如前，而有汗。谓伤寒初得，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未有两胳膊两手不疼痛发热恶寒者，用麻黄汤，亦未有周身皆愈而独不愈两胳膊两手者。岂不是方虽效而经络实错之明证。改仲圣文而又坐仲圣以过，何便宜乃尔。按项强为阳明病，四肢烦疼为太阴病，断非初得时所兼有，时疫则有之，方不的对而病竟愈，亦往往有之。庸医所以售技者在是，自矜者在是。要知仲圣为天下后世立法，不能为庸医诡遇也。谓有汗是伤风，从未见桂枝汤治愈一人。伤风岂定是有汗！？桂

枝汤不能治伤风，近世医者多有此论，而不知其故由本领不济乎。清任以桂枝汤不效，因头疼、身痛、发热、有汗非伤风证。此与桂枝汤别一条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似乎无异，而非无异也。仲圣不言脉者，以太阳病汗出恶风者脉自浮也。为问果太阳病乎？脉浮恶风乎？不言身痛者，以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而又加身痛，则桂枝汤宜加减也。何为而不加减乎？已不细审而遽责效于桂枝，可乎不可！又有奇者，清任用桂枝汤而尚不知为何证。曰非伤寒证也，乃吴又可所论之瘟疫也。又教其侄曰，欲明伤寒，须看吴又可论。是清任固尝读又可书者。又可因其时疫气流行，时师多以伤寒法误人，故著瘟疫论一书。清任时亦疫气流行，胡为以桂枝汤治疫气。夫疫气与疫气不同，其殆用又可法不应而用仲圣法，用仲圣法又不相应而复用又可法乎。若然，则无往不误矣。谓目痛鼻干不得眠，是邪热上攻头脑之证，仲圣以葛根汤治之，又是方效经错之明证。按伤寒论葛根汤证，何尝如是。内经有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眠之文，活人书二问亦有之，并不言宜葛根汤。葛根汤治此证，则是陶节庵全生集，于葛根汤加白芷升麻，云即葛根解肌汤，其证尚有发热、头痛、微恶寒、无汗、脉微洪等字。清任既不知阳明病之脉证为何，而又张冠李戴，妄诋仲圣，昏蒙殆无其比。谓人生气血两管，气管通皮肤有空窍故发汗，血管通皮肤无空窍故不发汗。是知汗非血化，汗固非即是血。然汗为心液，亦血中之热气所蒸而成。故夺汗者无血，夺血者无汗，试无不验。夫血既蒸为汗，则已由静之动，故能透毛孔而出。若汗出而血亦出，或无汗而血自出，则血应静而不静，不为阳之守也。其义皆在内经，清任何足以知是。

泰西一切艺术，竭其智能，孜孜不已，无废于半途。其医于内证虽未见擅场，苟参以中国经训，探本穷源，亦必有登峰

造极之诣，如中国卢扁其人者。吾中国医流，有恒者鲜，每读一书，旨趣未得，辄生疑畏，故往往古籍遗亡，不可复见。至内科之有器，更未之前闻，而不知古固有之。其在宋重医学之日也，四库全书提要载，周密齐东野语曰：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象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案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后赵仲南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今宋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按此则西洋蜡人形，不过具有体质，而兹并腧穴用针之法，悉寓其中，智巧亦何逊西人。今虽不可见矣，然吾中国近年杰士奋兴，创制奇器者，亦颇有之。苟其挽医学之颓波，复铜人之巧制，施之证治，用彰明效，医林之幸，正不独医林之幸也。

唐氏容川所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一书，持中西之平，阐造物之秘，洵为有功医学，余复何赘。兹读中西书若有所得，有可以翼唐氏书者，敢抒其一得焉。阴者藏精而起亟，故肾之精华，必聚于上，上为末而下为本，西人谓脑主知觉，心不主知觉，是但见其上之精华而不见其下之蕴蓄也。是不知阴为阳守，阳为阴使也。阴阳动静之理，吾中医亦岂能测识，所幸者有神圣之遗经耳。医至今日，可谓逸矣。西医自中国周烈王时即有解剖之学，至今析极毫厘，何如其旁，而不知犹是迹象也。内科理法云：凡人愈留心，则知觉之事愈明。又云：凡能留心者，视物较清，后亦易记。不曰留脑而曰留心，可见主权自属于心。又全体通考云：脑筋由心丛而来，其丛乃脊髓百结两根之所为。脑筋既根于心丛，自属心主知觉，脑髓听命于心。此可譬之电线，心发电，脊过电，而脑其至所也。盖肾生精化

髓而输于脑，心以阳而为肾之使，理固如是。必泥迹象以求，则所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者，西医必更斥其诞矣。饮食入胃，分清浊两路而出，非经中间泌别不可。唐氏引西说饮水入胃，即散走膜膈，以明水之不入小肠。然小肠岂是专受谷食者。全体通考论胃与小肠篇，皆中有糜粥字，是胃与小肠，明系水谷杂居，外受相火之蒸化，说较胜矣。而于水谷之纳入输出与泌别若何，则一字不题，殆未能了了也。此当以我中国圣经为断，曰：五谷入胃，其糟粕精液宗气，分为三隧；又曰：中焦亦并胃口出上焦之后，此所谓受气者，泌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按泌别在中焦，当即西医之谓连网，王清任之谓津门者是。水不尽散膜膈者，为其分三隧也。夫水谷经胃与小肠蒸化而后，所余皆弃物，其扬帆直下可乎？而清浊有异也，又乌得不泌别。此又圣经明告之矣，曰：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焉。杨上善注云：下焦在脐下，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而不内。自来医家，从不言有两泌别者，圣经实尝言之，理亦诚然。然则泌别在下焦何处乎？西医谓肾主生溺，其图将肾竖割之，内有万锥漏斗肾盏等名，下有溺管，肾之外廓，亦无进溺之口，溺固为肾生矣。然余不能无疑焉。凡人饮水多者溺多，少者溺少，明系溺由饮来，一也；所饮之水，若全不化溺，必将有肿胀泄泻等病，二也；溺待肾生，势必不给，三也；肾生之而旋泻之，竟无所用，四也。西医因何致误，殊不可晓。唐氏谓左右两肾系有窍最深，贯脊骨，通三焦，复有两管下接膀胱。若然，则水从中焦下焦而下者，皆历肾系抵膀胱，肾系实为泌别之处。经言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是合三焦与肺之力以施其技巧。故知此处泌别，最有关系。内科理法云：肺与皮肤出气多则溺少，出气少则溺多。此即内经气化斯出之理，

膀胱惟无上口，所以溺出必待气化。乃西医言有上口，而王清任曾谛视者，又言无上口，其殆有上口亦在包膜中，非气化不出者歟。

自西医脑髓司知觉之说，行于中国，而中国人不察，信之者众。试更论之。肾精生髓，由脊入脑，犹草木果实之结于顶上。余考西医每云脑筋从某来者，多是上来至下，以本为末，以末为本，其弊实由于是。然即其说还叩之，亦有可正其非者。肾有髓质，西医言之不一，他处无有，肾上核则言脑筋极多，非髓由肾生而何？中国谓心系贯脊属肾，而西医亦谓心丛乃脊髓百结两根之所为，非心与脑相通而何？西医言脑有透明之密质，心房之里膜，亦言薄滑透明，非脑之明根于心之明而何？此皆见于全体通考者。抑内科理法不云乎，背脊髓不通于脑髓，即不知觉。是又隐以脑髓为不司知觉矣。大凡西人之性，最长于化学，其习医亦无非化学。诘以阴阳五行之理，人身十二经脉，奇经八脉，营卫溪谷之游行出入，则茫然无知，即告亦不信。中外天资之限人若是，所不可解耳。

全体通考德贞氏自序，以中医为守旧，为妄作。实乃坐井观天之见。善守旧者，其旧皆不可变之天道，惟笃守而精研之，新义斯出。今日之中医，非守旧乃弃旧耳。弃旧故妄作，非德贞氏之所谓妄作。吾慨夫以西人之智而惟斤斤守解剖之学也！解剖至此，形于何遁，然但见其所可见而不见其所不见。气之帅血，犹君之帅臣，夫之帅妇，此理岂尚有可议。乃德贞氏不信，而转疑帅气之无物，盖剖胸则止见胸，剖腹则止见腹，局守形质之弊，必至于此。自序又极诋中医脾动磨胃之说。脾磨曰动，此中医之谬谈，不出于古经。脾伤不磨则有之，脾若不能磨食，则消化之具，何以脾列其内，非彼之所自为者乎。德贞氏悯中国之无良医，而欲中国立剖验之馆，用心良厚。不

知中国古昔未尝不行此术。太素有云：若夫八尺之土，皮肉在此外，生可度量切循而得，死可解剖而视。下文即继之以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不可不察。古圣惟不专讲解剖，是以医学得诣于至极。西医之短，即在其守旧不变，吾知西医居中国，待多历年所，必有读中书而翻然改计者矣。

人身阴阳，无判然各具之理，阴阳虽分左右，而左亦有阴，右亦有阳，故经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不言左者阳之道路，右者阴之道路。大抵肝木自左生心火而上升，心火克右之肺金协胃而下降，胃亦金也。管子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正与此合。水生其木，而肾之真阴偏位乎左，以坎为阴中之阳也。火生其土，而肾之真阳偏位乎右，以离为阳中之阴也。盖生土者命火，而克土以腐熟水谷者，少阳之木火。肝与胆皆木也，故弦为肝胆两经之脉，而皆见于寸口左关。近世西医有肝右之说，而中医亦从而和之，于义实无所取。且肝亦何尝居右也，肝居脊之正中，而胆藏其右叶，则左叶自当为肝之正体。天地之道，左阳而右阴，肝得少阳生气，亦必左出而右入。诊肝脉于右关则谬矣。周慎斋主肝右者也，云一人病左胁痛，后传之右当不起，痛传于右，邪入脏矣。噫，岂其然乎！胁痛在右者比比，未闻一痛即死。此必其人肝病已深，移右而并戕其胆，生机全灭，故即不起。伤寒论循衣摸床、微喘、直视，云脉弦者生，涩者死。非以弦为有生机乎。又有以右胁痛为肺病者，肺居膈上，胁非其部，亦未闻小柴胡汤不治右胁痞硬也。郑氏康成驳说文云：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若反其术，不死为剧。郑氏以儒而知医，此可为医者当头棒喝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人身五行亦惟水火尤贵。经云：一水不胜二火。所谓一水者，先天肾藏之水也，坎中一画为阳，火

即生于其中，与后天木火为二。水阴也，火阳也，阴静而阳动。人之动作云为，全赖乎火，经所以有君火相火之名也。自来医家，于此二义，各执一说，纷纭莫定。或以君火属命门，或以相火属心包络，或以君火专属肝肾，或以相火专属三焦，或谓君火生右尺相火，或谓相火为元气之贼，不知其于经旨实悖也。经云：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王注谓：君火在相火之右，不主岁运。相火守位以禀命。君相二字本不费解，盖犹人君端拱而无为，相臣协赞以宣力，故一主岁运，一不主岁运。然则君火果何指也。经云：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以南面与太冲之义揆之，少阴自当谓足经。相火果何指也。经云：少阳之上，相火主之。少阳亦当谓足经。虽然，肾为坎水，而其所藏之火，实与心之离火相应。心以肾为体，肾以心为用。君火实兼手少阴心，视守位禀命之相火，则大有不同。故少阴之上，热气主之，不言火气主之。火气以少阳主之者，明乎其为臣也，非火与热有二也。夫君火兼有两经，未尝专属心。相火亦兼有两经，自以三焦配胆。或疑六经惟三焦不言何火，心包络不言何火。心包络非君火，三焦安得为相火。曰：三焦主出纳，主腐熟水谷，皆火之所为。其火即少阳木火也。心包络乃心之宫城，专于卫心，主权不属，然其托体甚高，亦不下侪相火，故君火相火两无所与也。前人惟张戴人识此意，曰：人之心肾为君火，三焦胆为相火。王宇泰采入证治准绳消瘴门，不知戴人尚有论否。赵养葵偏见之重，与戴人同，其识高之处，亦有可节取者。赵以命门火为水中之火，君主之火。谓应事接物者心，栖真养息者肾。肾尤重于心。赵虽未知手足少阴皆为君主之义，论亦前后不符，而此数语，却暗与经合。试更为引伸以足之：先天之火，有南面之尊，安得不为君火，惟恃有应务接物之心，故得以栖真养